

六朝文絜箋注

六朝文絜箋注卷七

海昌許樾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林羣玉琴南芸耕鄰

望江何聲瀨伯梁參定煥仲呂

書

登大雷岬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阮籍東平賦曰寒雨淪而下降加秋潦浩汗

山谿猥至馬季長長笛賦曰秋潦激其下趾說文曰潦雨水也浩汗水廣大無際貌木華海賦

日滂瀉浩汗漢書溝洫志曰水猥盛則放溢渡沂顏師古注曰猥多也又長笛賦曰山水猥至渡沂一作

照妹名令暉照
驚答孝武云臣
妹才自亞左芬
臣才不及太冲
耳大雷在今安
慶府望江縣水
經注所謂大雷
口也

首述羈旅之苦
意多鬱結而氣
自激昂

總望有法

沂無邊

說文曰逆流而上曰沂沂向也水欲下

險徑

游歷

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曰險

棧石星飯結荷水宿

通俗文

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

棧道謝靈運詩曰雖未登雲峰且以歡水宿

貧辛波路壯闊

說文曰壯大也

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

登千里日踰十晨

嚴霜慘節悲風斷肌

楚辭曰秋既先戒以白露

兮冬又申之以嚴霜

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

憑觀川陸

毛萇詩傳曰丘一成為頓丘漢書地理志曰頓丘縣名屬東郡鄆道元水經注曰石

磧平曠望兼川陸殊塗軌

邀神清渚流睇方曠

豫章行曰川陸殊塗軌

邀神清渚流睇方曠

遊也爾雅曰小洲曰渚陸士衡豫章行曰汎舟清川

渚張衡南都賦曰微眺流睇鄭元禮記注曰睇傾視

也徒計切王逸楚辭

東顧五

一作

洲之隔西眺九派

注曰曠黃昏時也

精製

宋書禮志曰龍飛五洲鳳翔九江水經注曰江水又東逕軹縣故城南漢惠帝元年封長沙相

爲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

五洲爲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建牙洲上

雲陰之卽是洲也。說苑丘山鑿以通於九洲。

而東海賦曰渺乎溟渤可圖焉

流爲河原野爲九也
 爲詩易分爲九也
 爲地門之系景
 爲地象曰

山爲地望云冬二不寒趙辭曰九天之緊安放

與天齊望天墜之孤聖安屬楊雄交州箴曰交

商水
長副大念愚公哲人
之爾雅曰圖謀也念

長圖乃念隱心者乃多思也崔子玉座右

隱心而後動
南則積山萬狀
爭氣負高漢書

子注曰隱度也下貫和曰平聲義

舍音馥音飲音景音差音代音佺音賦音言音黑音朴音如音于音虛音凌音踰音旁音長音隋音

目。篇等二。再。五。黃。也。玉。篇。曰。跨。越。也。又。曰。

杵屬薛天有回積地無算
 隴大坂也說文曰屬

則砥礪盡一端
砥礪言其平也爾雅

員砢斤 夷 下 並 厚 曰 廣 平 曰 原 又 下 濕 曰

鮮脆已極食哀
家梨想亦不過
爾爾

限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視之無寒蓬夕卷古樹雲平

蓬卷霜根易林曰有鳥飛來集於古樹旋風四起

思鳥羣歸詩曰思鳥有悲音又曰嚶嚶思鳥吟靜

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禮記曰

澤毋漑陂池鄭元注曰蓄水曰陂司馬相如上林賦

日衍溢陂池郭璞曰陂池江旁小水說文曰濱水脈

行地芋蒿攸積菰蘆所繁禮記注曰蒿亦蓬蕭之屬

說文曰蒿蒿也又曰菰蘆一名棲波之鳥水化之

蟲說文曰魚水蟲也淮南子曰水居智吞愚彊捕小

說文曰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說文曰聒謹語也江賦

物滿也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王褒洞簫賦曰迴

沈警語非身愿
其境者不知

李善曰迴江謂江迴曲也海賦曰長波浩漭

消流貌玉篇曰水漫漫平遠貌李善文選賦注曰漫漫無厓際之貌創古迄今舳舻相

接說文曰迄至也又曰舳舻相屬也思盡波濤悲滿潭

壑營韻篇曰煙歸八表終為野塵陶潛詩曰遠之八

日野馬也塵埃也生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

物之以息相吹也知其何故哉楚辭曰夫唯靈修之故也王逸注曰靈

逸注曰浩猶浩浩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後漢書

注曰廬山在尋陽縣南首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際

隱遯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兩共嶺時謂所止為仙

人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回垂三五

百里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

基獻一作江潮一作峯與辰漢連接者地血脉隨氣

煙雲變滅盡態
極妍即使空思
訓數月之功亦
恐盡所難到

進退而為潮上常積雲霞雕錦繆說文曰繆繁采飾也若華夕曜巖

澤氣通楚辭曰若華何光王逸曰若木何能有明傳赤之光華平周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明散綵赫似絳天班固燕然山銘曰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陸雲南征賦曰朱光俛而丹

野炎暉仰左右青靄表裏紫霄說文曰靄靄雲貌從嶺而上氣而絳天

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黛色青黛色也似空青而色深信可以

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楚辭曰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說文曰控引

也湘漢二水名說文曰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尚書曰東流為漢若澗洞所積谿

壑所射說文曰濠小水入大水也郭璞爾雅注曰壑谿壑也鼓怒之所厯擊涌

洩之所宕滌海賦曰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李善曰言風既疾而波鼓怒也引上林賦曰沸乎

暴怒又海賦曰磊訇訇而相厯李善曰厯亦擊也說文曰浦騰也玉篇曰洩洩流也則上窮荻

坤益也見廣雅
釋詁
驚濤駭浪恍然
在目

句句鍾鍊無渣
滓真是精絕

鐘即齋字周禮
臨人注凡臨齋
所和細切為醢
案此處當訓碎

浦下至猗洲南薄鷺爪北極雷激爾雅曰激謂之近郭璞曰淬激也說

文曰激淬近也水經注曰汶水又西合一水西南入茂都激激之水之異名也削長埠短可

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

壑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海賦曰輕煙不流華鼎

振滔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海賦曰噏波則洪漣跟散

渙長驚電透箭疾玉篇曰渙水盛貌易林曰散渙

湔崩聚坻飛嶺覆玉篇曰湔水也郭璞上林賦注曰

回沐冠山奔濤空谷賦曰豐冠山之朱堂李善曰殿

居山上故曰冠云此言水勢踰山也礎石為之摧碎碕岸為之槿落同

砧擣衣石也埤蒼曰碕曲岸頭也仰視大火俯聽波聲

莊子大宗師極
萬物而不為義
釋文引司馬注
確證也

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昷明
故時候主之也楚辭曰觀天火之炎燭兮聽大壑之
波愁魄宵息心驚慄矣宋玉高唐賦曰股戰宵息
聲愁魄宵息心驚慄矣李善曰宵息猶翕息也至
於繁化殊育詭質恠章鄭元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
詭變也廣雅則有江鵝海鵝魚鮫水虎之類金樓子
曰質軀也則有江鵝海鵝魚鮫水虎之類金樓子
大如常鵝班白文亦謂之文鵝說文曰鮫魚皮可飾
刀述異記曰虎魚老變為鮫魚襄沔記曰沔水中有
物如三四歲小兒甲如鱗鯉秋曝沙豚首象鼻芒鬚
上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名曰水虎豚首象鼻芒鬚
鍼尾之族臨海水土記曰海獺系頭身長九尺郭璞
猪郭璞江賦曰或鹿略象鼻北史曰真臘國有魚石
名建同西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丈石
蟬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本草石蟬集解志曰石蟬生
久水沫相著因化成石每遇海潮即漂去郭璞爾雅
注曰蚌蜃也說文曰蚌蜃屬老產珠者也一名含漿

興化縣志曰：鯢魚頭圓禿如燕，其身圓漏如鰻。又曰：燕鯢魚易通卦驗曰：立冬，鷲雀入水為蛤。禮記曰：季秋之月，雀入大水為蛤。圻一作甲。山牙，逆鱗反舌之屬。大戴禮曰：甲之

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水族加恩簿曰：鼃一名

甲拆。翁史記曰：夫龍之為物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

喉下有逆鱗徑寸，人有撓之則必殺人。本草曰：蜃蛟

之屬，其狀亦如蛇而大有角如龍，狀紅鬚腰以下鱗

盡逆，食燕子能噓氣成樓臺。城郭之狀，王晏之與琅

琊太守許誠言書曰：貴郡臨沂縣其沙村逆鱗魚可

調藥物，逆鱗魚仙經謂之肉芝。禮記曰：反舌無聲。鄭

元注曰：反舌，百舌鳥也。孔穎達疏曰：百舌鳥者，蔡云

蟲名，鼃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掩沙漲被草，潛沙

著口側而未嚮內，故謂之反舌。掩沙漲被草，潛沙

散石也。漲，浴雨排風吹滂弄翻。文江賦曰：鴛雛弄翻

水大之貌。浴，雨排風吹滂弄翻。文江賦曰：鴛雛弄翻

平山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

一歎舟子再泣。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

也。左思魏都賦曰：樵蘇往而無忌。毛

不遠辭體高
代交通稍後
差足韻類而
峭幽潔不逮

二

三

詩曰招招舟子江賦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厲

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劉熙釋名曰弦半月

旁直若張弓弛弦也參同契曰上弦兌數寒暑難適

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

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新渝侯名映始
與忠武王懋子
聰慧能文特被
東宮友愛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夏侯湛抵

成珠玉揮跨躡曹左一作劉揚僚荀子注曰跨越也

袂出風雲跨躡曹左方言曰躡登也曹指曹植左指

左會一作超潘陸潘指潘岳雙鬢向光風流已絕文說

日鬢髮也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西京雜記文君

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鄭元毛詩箋曰瑯之言加也副

義曰步搖副之遺象梁釵梁也高樓懷怨結眉表色

曹植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長門

下泣破粉成痕

司馬相如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

貌無停趣態有
遺妍顏色粉痕
至今尚留紙上
設與美人晨粧
倡婦怨情諸什
連而讀之當如
荷令君坐席三
日猶著

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復有影裏細賢令與真類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干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夫人卒後帝爲之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能致其神乃夜設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遙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漢書曰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此皆性情

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列仙傳曰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來止其屋爲作鳳凰臺夫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婦止其所一旦隨鳳凰去

曲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曰不言嘆息懷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曰夫人善鼓瑟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

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手持口
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誦喜荷交并也

蕭子顯子顯立
為臨川內史此
書當是與子雲
者攷梁普通四
年簡文徙雅州
刺史三年立為
皇太子故書有
黑水初旋桂宮
既啟云云而子
雲遷臨川內史
達當是時若子
顯則先子雲為
臨川簡文為太
子時已歷侍中
國子祭酒矣

與蕭臨川書

梁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毛詩曰零雨其濛爾江楓曉落

林葉初黃謝靈運詩曰曉霜楓葉丹登舟已積殊足勞止毛詩曰民亦勞

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顏師古漢書注曰維所以繫船八區內侍厭

直御史之廬三輔黃圖曰武帝後宮八區有昭陽飛

玉篇曰直待也周禮曰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

治令以贊冢宰漢書曰御史大夫位上卿在殿中蘭

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

受公卿奏事又曰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

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周禮

張晏曰直宿所止曰廬

日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

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鄭

本朝文繁箋注

卷七

書

八

司農曰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棘象以赤心

三刺也周禮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

邦之用後漢書百官志有西曹六曹之目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宋書州

志有西曹六曹之目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宋書州

南川縣屬西陽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

而相合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

師剖符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河惟雍州曹植

典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河惟雍州曹植

名都篇曰歸來寫桂宮既啟復乖雙闕之宴成帝元

平樂美酒斗十千桂宮既啟復乖雙闕之宴成帝元

帝太子也初居桂宮三輔黃圖曰桂宮漢武帝太初

四年造周迴十餘里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

尺極宴悞心意文雅縱橫即事分阻不知文雅之辭

戚戚何所迫少師之任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清夜西園眇然未

詩曰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清夜西園眇然未

剋曹植公燕詩曰清夜想征艫而結歎望橫一作席

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想征艫而結歎望橫一作席

而霑襟說文曰艫艫也一日船頭木華海賦曰若

維長綃挂帆席楚詞曰泣賦歎而沾襟若

風骨翹秀須頤
入辨之

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未詳案魏曹植留守鄴數與宏農楊修書修亦答書焉

河南口占儻歸鄉里漢書曰陳遵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

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必遲青泥之封且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東觀漢記曰鄧訓將黎陽營兵為幽部

觀朱明之詩所歸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一襍至上谷遺訓

爾雅曰夏為朱明後漢書注曰立夏之日迎夏於南

郊潘岳詩曰朱明送末垂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穆天子傳

曰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瞻之歧路眷慨良深列子說符篇曰

白雲在天山際自出

歧路之中愛護波潮敬昂光采

又有歧焉

孝綽本名冉彭
城人辭職後
進所宗累遷尚
書吏部郎坐事
左遷臨濟王長
史卒

官等二句讀選
家多誤作既官
時務煩簿殷湊
今據舊刻古文

與劉孝綽書

梁簡文帝

執別霸漈嗣音阻闕

前漢書地理志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漈水亦出藍田

谷北至霸陵入霸

合璧不停旋灰屢徙

漢書律厯志曰宦者治于

灞與霸字通也

陵渠復覆太初曆朔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顏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後漢書律厯

志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縵

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庠外高從其方位加律

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端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

動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霜夜下旅鴈晨飛想涼燠得宜

時候無爽

無爽無既失時也

官寺務煩簿領殷湊

說文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曰寺嗣也官治事者相嗣續

於其內也劉公幹詩曰沈迷簿領書李善曰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杜預左氏

深情婉致嫵媚
動人呂仲悌與
嵇叔夜書臨難
一聯是其所祖

傳注曰殷盛也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漢書
說文曰湊聚也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漢書
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為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
漢書曰于定國其父于公為廷尉羅文法者于公所
決皆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史記齊人頌曰
不恨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史記齊人頌曰
裴駟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騶爽脩衍之文飾若雕鏤
龍文故曰雕龍山海經曰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
後出其骨曹植與楊德祖書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
日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於文諷廣雅曰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說文曰旄幢
山祝文曰杖節擁旄曉河未落拂桂權而先征楚辭
說文曰邁遠行也曉河未落拂桂權而先征楚辭
權兮蘭櫓王逸注曰權夕鳥歸林縣孤颿同而未息
輯也或曰桂取其香也夕鳥歸林縣孤颿同而未息
劉淵林吳都賦注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邇迴潘岳寡
日颿者船帳也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邇迴潘岳寡
氣憤薄而乘霄兮涕交橫而流枕楚辭曰但離闕已
下江湘以邇迴王逸注曰邇迴運轉也但離闕已

久載勞瘁

說文曰闊疏也抱璞子曰朋友之仁聞

還驛以慰相思

爾雅曰驛遞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招字明倫終林
陵令峻以不得
志著詩命論招
致善難之往反
非一其後招作
書未出而全有
人於招家得書
以示峻峻乃作
此書符之

追答劉秣陵招書

劉峻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其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

身充僕園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典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李善注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

孝標

集有招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

化為異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或有自其家得而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

楚辭曰菲菲菲而難虧兮

答死者書甚是
創格屬詞特接
楚辭辭俯仰變
回無限痛切

之草之書卷之

三

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孫卿子曰青簡尚新
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宿草將列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
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哭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
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過一哀雖隙駟不留尺波
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
過隙駟不留尺波
豈徒旋補孫志祖曰禮記云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君三年之喪若駒之過隙
楚辭曰春蘭兮秋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
菊長無絕兮終古其梗概如
此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
宣王殺其臣
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
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
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出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
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結得宛有味外
味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破而死若
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
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
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
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塚墓記曰東平
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樹西靡宣城
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
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
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
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但懸劍空壙
泉固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鐘以投袂但懸劍空壙
有恨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
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願
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挂徐君墓樹而去

中書名微或云
徵字元度陳郡
陽夏人好學
劇文為安成
王法曹昂選中
書為郎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

南史曰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意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善辟穀導引之法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諡曰貞白先生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

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王融巫山高曲曰煙雲夕日欲頽沉鱗競躍楚詞曰乍卷舒猿鳥時斷續
以西頽阮瑀為曹公與
孫權書曰躍鱗清流
實是欲界之仙都
護命經曰摩夷等六

廣運濤化蕭然
塵壒之外得此
一書何謂白雲
不堪持贈

天爲欲界十洲記曰滄海島中有九老仙都自康樂
孫綽遊天台山賦曰陟降信宿迄於仙都
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南史曰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
逮從叔祖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愛山水每尋山
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登靈運遊名山
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溯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
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集中有登石門最高頂詩

衡山侯
衡山照侯

為衡山侯與婦書

李延壽南史曰衡山侯恭南

稱而性尚華侈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嘗謂元

帝曰下官愚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與乃仰眠

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豈

何遜

南史曰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舉

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

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吾有朱異信則異矣

昔人遨遊洛陽會遇陽臺

向書曰攻位于洛陽鄭注

賦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然

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於巖之畔宋玉

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

人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

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神僊

祖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卷七

寄書閨閣倩作
固奇而微笑餘
香代人涉想尤
為奇之奇音水
部風情於斯概
見

婉變極點情緒
縣牽當與陳伏
知道為王寬與
婦競安主書北
周順信為梁上
黃侯世子與婦
許幼卿香匿絕
作

木蘭女

卷一

五

髮髯有如今別楚辭曰存髮髯而不見兮心踊躍其
若神仙雖帳前微笑沙想猶存釋名曰帳張也張施
之髮髯雖帳前微笑沙想猶存於牀上也登徒子好
色賦曰含喜微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歌也三篇曰幄帳
笑竊視梳盼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歌也三篇曰幄帳
上下四旁悉周曰幄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
陽殿設綠熊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金屏掩明年已復空鏡想分
鸞琴悲別鶴聞異苑曰劉賓王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
霄一奮而絕古今注曰別鶴操琴曲名商陵牧子鳴
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為改娶乃援琴為別鶴操心
如膏火獨夜自煎火自煎也思等流波終朝不息武
帝悼李夫人賦曰思若流波始知萋萋諛草忘憂之
恒兮在心禮記曰流而不息始知萋萋諛草忘憂之
言不實毛萋詩傳曰萋萋茂盛貌楚辭曰王孫遊兮
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毛詩曰焉得諛草毛萋

日諫草令人善忘鄭玄箋曰憂以團團輕扇合歡之

生疾悉將危身欲忘之諫又作萱

用為虛台班婕妤好怨歌行曰裁為路邇人遐音塵寂絕

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鮑照春羈詩曰去鄉悵

路邇謝莊月賦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其明

月一日三秋不足為喻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聊陳往翰宣

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顏師古漢書注曰枉屈

也毛詩曰報之以瓊瑤又

曰杼軸其空軸本又作軸

斷為字習還在
梁封永豐侯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

博物志曰北方地寒冰厚三尺爾雅曰朔北方也

暮宿

客亭晨炊謁舍

說文曰炊爨也謁舍今之客舍也漢書食貨志曰里區謁舍

飄飄

辛苦迄屆羶鄉

鮑照瓜步山謁羶鄉

裸種覃化頗慕中國

後漢書曰度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襍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

兵傳李緒之

法樓擬衛律所治

漢書曰李陵居匈奴漢使謂陵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乃

李緒非我也又曰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

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又曰衛律為單于而羈縻難淹謀穿并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素人守之

酪漿易饜

李陵答蘇武書曰韋韜羈縻以禦風雨霜肉酪漿以充饑渴李善注曰羈縻羈帳也

絕妙一幘子卿
歸國寫行役
景象酸涼面目

則槍之情都在
言外

之聖之舞

二

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
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後漢書班超上
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
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
節還持入塞史記曰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
留之十餘歲與妻有子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
寬單于死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亡歸漢堂邑父故胡
人善射窮極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馬
三歲唯二人得還周禮曰地官掌節澤國用龍節馬
銜首藉嘶立故墟人獲蒲荀歸種舊里史記曰大死
為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
種苜蓿蒲荀肥饒地王篇曰嘶馬鳴也說文曰墟大
也稚子出迎善隣相勞陶潛歸去來辭僮僕歡迎稚
切牢倦握螭螭亟覆鰕鰕鰕大足在首上如鉞者晉
去聲尺金銀鏤之音康州刺史嘗以益獻簡文以盛酒未
酒休左手持螭螭南越志南海以鰕頭為益鬚長數

及飲躍未改朱顏略多白醉禮記曰酒清白鄭用此
終日亦以自娛

埽除浮醜澹然
無塵如讀靖節
桃花源記與公
天台山賦此費
長房縮地法促
長篇為短篇也

與宋元思書

宋一作朱非案宋元思字玉山劉峻有與宋玉山元思書

吳均

南史曰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文體清拔好事

者效之謂為吳均體柳惲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之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帝惡其實錄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

風煙俱淨

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

桐廬一百許里

富陽漢舊縣富春也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晉書地理志富

陽縣屬揚州吳郡今浙江杭州富陽縣治又桐廬縣晉屬揚州吳郡今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奇山

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

博雅曰縹蒼青也左太冲吳都

賦曰縹碧素玉謝朓游魚細石直視無礙張協七命

詩曰迴流映千丈淺有細石如金玉不加陶冶自然光淨

浪若奔顏師古漢書注曰急流曰湍孔稚珪褚伯玉

浪雷一作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左思蜀都賦曰驚

奔一作高山皆生寒樹謝朓詩曰稠

上互相軒邈漢書音義曰負恃也說文曰邈遠也

泉水激石泠泠作響說文曰激礙衰疾波也泠冷水

泠飛泉激鳴玉王仲宣聲陸士衡招隱詩曰山溜何泠

七哀詩曰流波激清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韵

嚶毛萇曰嚶嚶鳥聲之和也

鳥聲之和也蟬則千轉不窮

日蟬楚謂之蜩玉篇曰鳴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

援似獼猴而大能嘯世務者窺谷忘反

世務者窺谷忘反毛詩曰鸛飛戾天南史曰豫章王

疑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司

徒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尙望塵不及吾當望
岫息心易曰君子以經綸晉書曰嵇康嘗採藥遊於
山澤間會其得橫柯上蔽柯枝在晝猶昏疎條交映
意忽然忘反
條小有時見曰
枝也

與顧章書

吳均

簡澹高素絕去
鉅釘艱澁之習
吾於六朝心醉
此種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謝靈運詩想見山梅谿之西
有石門山者。吳均續齊諧記曰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
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
斗絕仰之於雲外無登涉之理
郭璞江賦曰絕岸萬丈壁
立霞駁說文曰限阻也
幽岫峭且深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荀子
曰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淮南子曰深谿峭岫峻
木尋枝猿狖蟬吟鶴唳水響猿嘯王充論衡曰夜及
之所樂也
唳鶴鳴也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
詩曰活活夕流駛嗽嗽夜猿啼
貌又曰縣縣不絕貌
韻毛萇詩傳曰英英白雲
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

木朝文繫箋注

卷七

五

五

禮記曰幽居而不淫陸機葺宇賦曰遵黃川以葺宇
被蒼林而卜居陶貞士詠曰汲流舊嶺葺宇家林廣
雅曰葺葺也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
智所樂豈徒語哉饒亦富也魏志王粲傳注曰阮籍
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白持而已辦具也
論語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宣帝時總為太子詹事

陸瑜字幹玉吳郡人仕陳累官太子洗馬中舍人與兄炎並以才學侍東宮

簡質有餘亦蒼然有色別成一

與詹事江總書

南史曰陸瑜少篤學美詞後主在東宮瑜嘗為東宮管記以

才學娛侍左右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書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陳後主

南史曰後主諱叔寶高宗嫡長子也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

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

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

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靡沸

廣雅曰麋也楊雄冀州牧箴曰冀士麋沸

湯

書史殘缺禮樂崩淪

廣雅曰淪沒也

晚生後學匪無牆

面

尚書曰不

卓爾出羣斯人而已

漢書曰夫惟大吾

識覽雖局

說文曰局促也

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

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莊子曰言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言晉書曰山濤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論其博綜

子史諳究儒墨張平子思玄賦舊注曰儒道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

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經耳無遺觸目成誦孔文舉

表曰目所一見輟誦於一褒一貶一激一揚杜預春秋序曰

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元析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激發也玉篇曰揚舉也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漢書曰匡衡說詩解

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晉書曰陶潛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

欣然忘食史記泰昭王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吾監撫之暇

事隙之辰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余監撫頗用談笑餘閒居多暇日玉篇曰隙閒也

直抒胸臆全不
雕琢由氣格清
華故無一筆生
澀不圖亡主竟
獲如此佳文我
斥其人我不能
不憐其才也

愴哀理感能令

娛情琴尊閒作說文曰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

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漾司馬

哀二世賦曰望南山之參差滉漾水貌潘岳西征賦曰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漾瀾漫浩如河漢或翫

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

觴連情發藻何遜詩曰似勝今何在銜杯誰復同且

代琢磨閒以嘲謔毛詩曰如琢如磨謝靈運詩俱怡

耳目竝留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曹植樂府

忽我適史記南君傳趙良曰危若朝露何欲延年益

壽乎漢書蘇武傳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

苦如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世說曰毛伯成負其

不為蕭敷艾榮顏延之文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迹

曰蘭薰而摧玉纈則折

鐵石人動心

才草

畫

餘文觸目增泣

泣流涕貌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

絕絃投筆

易林曰來如飄

風去似絕絃

恆有酸恨

悲痛曰酸宋玉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以卿同志聊復

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王寬琅琊臨沂人國子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

搜神記曰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

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知瓊

見遺下嫁故來從君超遂與爲夫婦經七八年夜來

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一旦漏洩其事玉女遂去

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

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

履驥馳前至果是遂披帷相見同乘至洛剋復舊好

拾遺記曰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

圃皆數百頃羣仙種壽焉曹植洛神賦曰爾乃稅駕

乎蘅皋秣馳乎芝田雖見妖嬈終成揮忽

梁武帝孝思賦曰年

其如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癡

見何遜爲衡山人慙

蕭史相偶成僊

見梁簡文帝答新輕扇初開欣看笑

柔情綺語

鏡回遙首一聲
長歎凝絕

鑒鮑照中興歌曰美人掩輕扇含思歌春風說文曰
鑒鑒姿也淮南子說林訓鑒輔在頰前則好古歌曰
淚痕尚猶在長睂始畫愁對離妝漢書曰張敞為婦
笑鑒自然開
日魏宮人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盡說文曰佩大帶
好畫長眉
从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梁簡文帝贈
麗人詩曰含羞來上砌微笑出長廊
向分行幪冀
迴陌之難迴蒼頡篇曰帛微笑出長廊
迴陌之難迴林望行幪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曰嚴
車臨廣攝金屏莫令愁擁何遜詩曰含悲下
迴陌廣攝金屏莫令愁擁何遜詩曰含悲下
慢速望人歸說文曰慢幕也王融春遊
鏡臺新去應
餘落粉魏武上雜物疏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
鏡臺一枚何遜詠春風詩曰鏡前落粉
熏鑪未徙定有餘煙漢劉向有熏鑪銘梁簡文帝擬
復
香淚滴芳衾錦花常溼毛詩曰錦衾爛兮袁淑正
愁

未免有情難
得此

隨玉軫琴鶴恆驚軫琴下轉絃者也梁元帝秋夜詩

日玉軫有雛微古今注曰別鶴操已覺錦水丹鱗素

書稀遠司馬相如報卓文君書曰錦水有鴛玉山青

鳥僊使難通山海經曰羣玉山西王母所居青鳥王

玉山禾綵筆試操香牋遂滿潘岳螢火賦曰羨微蠶

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何遜曉發詩曰水底見行雲天

夢想見九重千日詎憶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楚辭

容輝日君之門兮九重古詩曰昔為倡家女當令照影雙

來一鸞羞鏡見何遜為衡山弗使窺窗獨坐嫦娥笑

人淮南子曰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

月宮姮娥羿妻也服藥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嫦娥

同
與
姐

少保名稟字子
尚姓名字與漢
王褒同惟里
居各異漢為別
鄰人此則瑣瑣
人也近人每多
沿誤

復王少保書

北史王褒傳東宮既建授太子少

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

音問褒贈弘讓詩並致書弘讓亦復書焉

周宏讓南史曰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

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容之茅山頻徵不出

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悲哉秋

之為氣也後漢書崔駰傳贊永矣長岑於遼之陰不

有直道曷取泥沈荀濟詩曰雲泥已殊路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玉音不嗣瑤華莫因曹子

其臭如蘭說文曰鑠銷也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建七

敢曰吾子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條耳以聽玉音

毛萇詩傳曰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楚辭曰折疎麻兮

瑤華將以遺兮離君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家兄至

自鎬京讓兄即宏正也毛萇詩傳曰鎬京武王致來

書於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謝惠連隴西行曰誰

谷是處考開題申紙流臉沾膝釋名曰書稱題申仲

榮是營日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江南燠熱橋柚冬

文采之巨麗而慰諭之綢繆乎江南燠熱橋柚冬

青爾雅曰煖煖也說文曰煖熱在中也又曰橋果出

柚渭北沍寒楊榆晚葉說文曰渭水出隴西首陽渭

聲過左氏傳曰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土風氣候

各集所安江淹詩曰南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

善毛萇詩傳曰餐食也顧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

玉篇曰袂袖也何遜贈從兄與寧賓南詩曰當憐此

分袂脈脈源沾衣說文曰陝弘農陝也古號國王季

之子所封也東區或作東甌史記曰孝惠三年舉高
帝時越功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嘉也
雖保周陂一作陵還依將徑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
肆勤以自給安帝以元鍾燕幣聘燮宗族更勸之曰
何爲守東岡之陂乎嵇康高士傳曰將謝杜陵人胡
爲宛州刺史王莽居幸衡湖移疾歸三荆離析二仲
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三荆離析二仲
不歸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
爲雍和案周書三荆作三姜梁書曰韋放於諸弟尤
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爲
三姜又後漢書姜肱傳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
至常共臥起此亦爲三姜林育金谷詩曰旣而慨爾
感此離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麋鹿爲
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劉廉逃名之士麋鹿爲
曹更多悲緒毛萇詩傳曰曹羣也謝靈運丹經在握貧
病莫諧列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於
是八公乃詣王授以丹經史記原憲曰若憲

貧也非病也陶貞士諫芝尤可求聊因一作采綴文說
日居備勤儉兼貧病芝尤可求聊因恒為采綴文說
日芝神草也本草曰尤蒼木之類服之可成仙顏延
之釋何衡陽書曰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木之懿亟
聞干歲謝靈運曇隆法師誄曰昔吾壯日及弟富年
茹芝術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昔吾壯日及弟富年
俱值邕熙竝歎衡泌張平子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邕熙
泌之洋洋南風雅操清商妙曲樂記曰昔舜作五絃
可以樂飢鄭音韓非子曰師涓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曰
也清商鄭音韓非子曰師涓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曰
此何聲也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
曠曰不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湫金華冀獲難老江
如清微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湫金華冀獲難老江
詩曰山中有雜桂玉湫乃其對抱朴子曰肘後丹法
以金華和丹向日和之光與日連服之長生毛詩曰
永錫不虞一旦翻覆波瀾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
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躡翻覆若波瀾劉峻廣絕
交論曰循環翻吾已悒陰弟非茂齒禽尙之契各在
覆迭若波瀾

憤激無聊不可
一切對此則筆
可憐現可於矣

天涯後漢書曰向長隱居不仕與同好北海禽慶永

念生平難為胸臆說文曰臆胃也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

人生樂耳憂戚何為左氏傳曰趙孟視陰曰朝夕不

日趙孟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杜預曰陰

日景也蔭於金反通作陰鄭元周禮注曰漏之箭畫

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

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

返次舍也左氏傳曰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說文曰房

情之遠傷金產骸置無託在牀日尸在棺日柩但願

愛玉體珍金相一作保期頤享黃髮七發曰太子玉

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願君慎疾加飲食重愛玉體毛
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云相質也禮記曰百年
日期頤杜預左氏傳注曰猓黃髮鴈一作鴈頤時傳
享受也尙書曰詢茲黃髮猓黃髮鴈一作鴈頤時傳

情款異常語不
歷敘

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

漢書曰蘇武裂帛爲書繫

也史記曰陳勝吳廣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怪之王僧儒詩曰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劉義慶世說曰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清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辭寄清婉有踰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既而曰元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又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元度按元度晉徵士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許珣字也謝靈運山居賦曰援紙握管會性通神陸機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李善注曰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人之簡也說文曰咽噎也

休之字子烈右
北平無終人初
仕魏歷齊及周
累官納言太子
少保除和州刺
史隋開皇二年
罷任

衰亂之世龍恩
心嚴岫甚不可
多得文亦即前
蕪瓏饒有兩晉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北齊書曰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弱

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

臨淮王或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

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

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

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問而

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為防河

別將守滑臺永安初元擢為東道大使署

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並為子使除

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為請竟不之官後

城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赴

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

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

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以親老家貧
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
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

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宋書隱逸傳論曰巖

壑閒遠。水石清華。廣雅曰匝。偏也。玉篇曰田百畝為頃。家先有埜舍於斯。而遭

亂荒廢。今復經始。埜古野字。說文曰郊外也。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傳云經度之。

也。即石成基。憑林起棟。爾雅釋宮曰棟謂之桴。郭璞曰屋樑也。即屋脊也。蘿

生映宇。泉流遶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說文曰綺日

華雲寶。芴沼星羅。謝朓詩曰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本草曰雲實味辛苦溫無毒一

名員實。楊子雲羽獵賦曰。燠若天星之羅。檐下流煙。其霄氣而舒卷。王融

詩曰煙雲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蔥蒨。孫卿子曰桃李

雅曰青謂之蔥。李善文選注曰。藹鮮明之貌。時一寧寢涉澗。負杖登臺。王

日蹇裳涉溱。陶潛詩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

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

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

毛詩曰悠悠我心淮南子曰與飄飄

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

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

坐危石撫琴對水

列子曰登高山履危石呂氏春秋

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須臾志在流水子

期曰湯湯乎若流水宋書曰宗炳撫琴動操欲令眾

山皆獨詠山阿舉酒望月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王

逸注曰阿曲隅也晉書曰王徽之嘗居山陰夜雪聽

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酌酒詠左思招隱詩

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

晉書曰宦人孟玖譜陸

異志穎怒使秀密收機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因與

穎賤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王

充論衡曰夜及半而鶴

唳說文曰唳鶴鳴也企莊生之逍遙慕尙子之清

曠莊子逍遙遊篇郭象注曰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

清閑如此一
備如彼不可
道里計矣

也豈容負勝於其間哉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爲
縣功曹休歸入山自擔薪賣以供飲食蒼頡篇曰曠
疏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襪齊語曰首戴茅蒲身衣襪
也襪蓑裝衣也茅或作萌竹萌之出蓀梁稻歸奉慈親
皮所以爲笠也按管子作苧蒲
蓀種也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戰
策顏闕曰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
淨貞正以自虞說文曰塵麋屬也埤雅曰塵似鹿而
大其尾辟塵名苑曰鹿大者曰塵羣鹿隨之視塵尾
所轉而往古之談者揮焉而吾子旣繫
名聲之韁鎖同就良工之剗劂漢書敘傳曰貫仁義
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音薑淮南子曰剗劂銷鋸陳
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鎚橐埤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
金許慎注曰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賦曰紫
臺稍遠李善注曰紫臺猶紫宮也張平子西京賦曰
青鎖丹墀劉峻廣絕交論曰趨走丹墀者疊跡李善

此一服清涼散
耳彼營營於名
利鎖者其肯
嘗之否耶

漢典職儀曰以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

史記曰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

藏之宗廟太史公自序曰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

金匱之書穆天子傳曰至於華玉之山四徹中緗先

王之所謂策府郭璞注曰中緗言皆平直策府言往

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徹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

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漢左傳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王充論衡

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

餘涇渭也劉峻廣絕交

論曰卿雲黼黻河漢

摘藻期之輦繡曰固荅賓戲

有文者鮑照河清頌曰輦繡成景粉繡顯軒發議必

在芬芳

宋玉神女賦曰陳嘉辭而茲自美耳吾無取

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

茂者先折

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劔產於越珠產

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淮南子曰夫玉潤澤

非一味矯情只是勘破名根耳
老年奔走宦途不知止足請此
當顏發愧生矣

而有光又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
兮枝相繚晉書曰卻詵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
會送問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
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東都有挂冕之臣後漢書曰逢胡字子慶北海都昌
能為人役我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
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挂
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南國見捐情之士楚
遼東光武即位始還累徵不起
序曰屈原放江南之野不忍以清斯豈惡梁錦好蔬
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
布哉賈逵國語注曰梁食之精蓋欲保其七尺終其
百年耳荀子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
黃帝曰中壽百年魏文帝**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
芙蓉池詩曰保已終百年
史記司馬季主曰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
慮是竊位也潛夫論曰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

蓬山此去無多路

其身也孔稚珪表曰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
勇與聲華入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曰客遊梁朝則聲
華藉

象由齒斃膏用明煎左氏傳曰象有齒以焚其

甚火自煎熬沈約注曰膏以明自煎李善既覽老氏谷

神之談老子曰谷應體留侯止足之逸史記曰留侯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振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

遊耳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若能翻然清尚

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謝朓詩曰胡室

山莊蒼頡篇曰簪把臂入林挂巾垂枝世說曰謝公

把臂入林攜酒登嘯舒席平山毛萇詩傳曰道素志

論舊款陰長生詩曰高尙訪丹法語元書斯亦樂矣

熱病無一人不
染冷藥無一人
肯服有心者恆
代為滋誤也

何必富貴乎

神仙傳曰沈文泰九疑人得紅泉神丹

子曰李公丹

法用真丹及五

石之水各一升

和令如泥

尋此旨杳若天漢

毛詩曰維

言不盡意

已矣哉書不盡言

周易繫辭

觀宏讓答書音
節哀亮同此一
轍所謂伯仲伊
呂未可輕爲抑
揚也

與周宏讓書

王裒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

魏志阮籍傳注曰籍字嗣宗爲從事中郎朝論欲顯崇之籍以

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

釀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時率意獨駕

不由徑路車迹所踴輒慟哭而返列子說符篇曰楊

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

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歧路卽反問獲

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

不知所之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

所以反也

木皮春厚桂樹冬榮

漢書晁錯守邊備塞議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

厚六尺曹植朔風詩日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入關敬承款曲

謝靈運詩日辛勤風猶依杜陵之水

波事款曲洲渚言

尚保池陽之田

漢書地理志曰京兆尹縣杜陵故杜伯國宣帝更名按張仲蔚隱居滿宅

蓬蒿蔣詡開三徑俱在杜陵又地理志曰左馮翊縣

池陽惠帝四年置又溝洫志曰趙中大夫白公穿渠

引涇水注渭表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

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

起鏟迹幽谿銷聲窮谷何其一期一作愉樂幸甚幸甚

篇鏟削平也莊子則陽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

篇曰其聲銷其志無窮

列仙傳曰滑子者好餌尤食其精隱若山能致風雨

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

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

與後漢書曰向長隱居不仕

嶽名山不同夫闕令物色異人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

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

善內學星宿服精華

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

史記曰蔡澤為秦客卿其始遊學於諸侯不遇從唐

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獨鼻戴肩懸顏蹙頰頰頤

膝擊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上經說道

之曰富貴吾所自知不知者壽也願聞之

屢聽元牝之談老子曰谷神不死是為元牝中藥養

神每稟丹砂之說嵇叔夜養生論曰故神農曰上藥

口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

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

主養性以應人史記封禪書曰李少君言上曰祀竈

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

器則益壽本草經曰丹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毛萇

砂久服通神明不老

日道終也楚辭曰其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

歲忽忽而道盡兮

憂總集毛萇詩傳曰其其黃矣盛也禮記視陰惕日猶趙

孟之徂年前見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劉琨答盧諶

立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河陽北臨空思羣

俱至慘痛也毛詩曰憂心慘慘

語酸瘦入骨
荷以堪

縣漢書地理志曰河內郡縣河陽王莽霸陵南望還

見長安漢書地理志曰京兆尹縣霸陵故芷陽文帝

縣長安高帝置惠帝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

之鬼無恨他鄉後漢書曰班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

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

關超妹昭上書請超還十四年八月超至洛陽拜為

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

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前書百官表射聲校尉掌待

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白雲在天穆天子傳

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

為天子謠曰白雲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

筆攬紙龍鍾橫集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

日龍鍾竹名年老者如

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蕭愨字仁祖梁
宗室上黃侯通
明之子齊武定
中為太子洗馬
夜主時為齊州
錄事參軍特詔
文林館

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顏氏家訓曰蘭陵蕭愨梁上黃侯暕之子

工於篇什常有秋夜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
目穎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按此
知愨亦善屬文者也昔陸機入洛有代彥先
之詞何遜裁書有為衡山之札才子詞人自
能揮翰而夫妻致詞間多代作此亦感其燕
婉之情代傳別恨可以葛翼無去者也蓋本
梁朝宗室疑江陵陷後隨例入關若非隔絕
即是俘擄此書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茹
恨吞悲無所投訴殆亦江南賦中臨江愁思
之類也

庾信

倪璠注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

干寶搜神記曰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

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
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
女前視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
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至其年
八月旦復來作詩云云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雞子云
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不肯令
碩食盡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且小
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
香曰消魔自可愈疾遙祀無益香以藥爲消魔按上
黃侯書是夫妻離別之辭言杜蘭香下嫁張碩以八
月旦至是仙人導引神女將梳疑作猶期九日搜神
尚刻三秋之期也神女將梳疑作猶期九日搜神
記曰魏濟北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坐
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
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夢
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
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醴酒
與超共飲遂爲夫婦經七八年父母與超取婦之後
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去晨來倏忽若飛惟超見之
他人不見雖居閤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觀其

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
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來已露不復
與君通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贈
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升車去若飛逃去
後五年超奉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
曲道頭有一車馬似智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
相見悲喜交切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克復舊好至太
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
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
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言智瓊之踪跡將疏猶期九
月九日可會也按智瓊與弦超刻期有三月三日五
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及旦十五日此云九日
特舉其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豫章記曰雷煥子
爽爲建安從事經
大畧也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入水乃變爲龍見二龍相隨
而逝焉按劍雖有終合之論然在豐城得劍之後孔
章茂先各持其一亦似別離時也蔡邕琴操曰商陵
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之
歌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嵇康琴賦云千里
別鶴陶潛詩曰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益州記曰

豔極韻極恐被
驚驚如矣

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竿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西
二百里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龍飛鶴別
喻夫婦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宜都記曰猿
鳴三聲淚沾
裳已上言蘭香下嫁之日尙有三秋可期智瓊求去
之後猶有九日可會未有分兩龍於劍匣別雙鶴於
琴絃如今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
之悲淚也
後漢書郡國志曰江夏郡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緣
林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八年使將芊戎攻楚取新
市注云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漢書張釋之傳曰上
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邯鄲道也張宴曰慎夫人
邯鄲人也言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
不能相見也
俱笑范泰鸞鳥詩序曰昔劉賓王得鸞鳥懸鏡以照
之鸞觀影而鳴一奮而絕言彷彿相見之時也
分杯帳裏卻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儀禮昏禮
云四爵合
甕鄭注云甕破瓢也四爵兩甕凡六爲夫婦各三爵
一升曰爵世說曰溫嶠娶姑女旣婚交禮女以手披

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何遜看新
婦詩曰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粧後李商隱詩有代
董才經扇成婚之夕遂以扇為名有郎當學海神
扇詩催粧詩言昔成婚之時可足思憶也
逐潮風而來往神異經曰西海水上有二人乘白馬生
髮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海上
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迹所勿如織
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成橋而渡織
女待填河而相見淮南子曰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
女按海神織女二語似上黃世子
夫婦南北隔
絕之辭也

貞好學善屬文
善舉秀才授縣
尉謝病於家疎
爲齊王鎮江東
聞其名以書召
之

南北朝文至隋
始大填初唐始
復亦時運使然
竊此書猶是六
朝體貌取其疏
朗磊落宋人四
六宗風實開於
此

召王貞書

楊暕

北史曰齊王暕字世胄美容儀疎眉目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干戶及長頻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卽位進封齊王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

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光明一室顏師古漢書注曰廊堂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玉下周屋也廡門屋也

曰蘊蓄也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問豫章人雷煥妙達象緯乃邀煥宿

登樓仰觀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尋之初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

本朝文繁箋注

卷七 書

表

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是
日龍泉一日太阿陰鏗經豐城劍池詩清池自
神劍久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史記平原君曰夫
遷移之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
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竟孫惠文詞來遷東海吳國富陽人永寧初
與毛遂偕趙王倫問驕矜僭侈惠諷以五難四
赴齊王問義討趙王倫問驕矜僭侈惠諷以五難四
不可勸令歸藩問不納辭疾去問果敗成都王穎薦
惠為大將軍參軍擅殺王穎牙門將梁儁懼罪改姓
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
秦秘之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出顧循
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出顧循
寡薄有懷髦彥十六國春秋慕容德笑謂羣臣曰朕
雖寡薄恭已南面在上不驕夕惕于
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藉甚清風為日久矣
毛詩傳曰髦俊也藉甚清風為日久矣
穆如清

風未獲披觀良深仁遲說文曰从旁持曰披觀見也仁立貌遲待也比高

天流火早應涼飈毛詩曰莫高匪天又曰七月流火說文曰飈扶搖風也潘岳在懷縣

詩涼飈自遠集凌雲仙掌方承清露景福殿賦曰建輕襟隨風吹凌雲仙掌方承清露

掌之屬矣西京賦曰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

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梁簡文帝與智琰法師書曰攝衛已久前園後

園從容邱壑之情說文曰種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

外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孔雅茂陵謝病非圭褚伯玉碑曰泉石依情煙霞在抱

無封禪之文史記曰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

忠往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

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

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彭澤遺榮先有歸來

之作

晉書曰陶潛為彭澤令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也

優游儒雅何樂

如之

毛詩曰優游爾休矣又曰慎爾優游

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

易林曰藩

屏輔

弼福祿來同國策蔡澤坐棠聽訟事絕詠歌元

日吳起南攻揚越北并陳蔡坐棠聽訟事絕詠歌元

毛詩

甘棠發日召伯聽訟不重煩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攀桂摘詞眷言高逝

淮南王劉安招隱士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至於揚

旌北渚飛蓋西園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言出遊北遵河曲曹植公讌詩曰清夜游

西園飛蓋

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

說苑曰游江海者託於舟致遠

道者

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曰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又與吳

質書

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案謂徐幹陳琳應瑒劉楨漢書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嘗酒元王每

置酒

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還日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錯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背淮之寶徒聞其語吳王書曰臣所以立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趨燕之客罕值其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史記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毛詩維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毛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劉歆甘泉賦曰迴天門而鳳舉黃帝之明庭陸機連珠曰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毛詩曰衡以棲遲泌水洋洋可以樂饑狗茲獨善良以於邑孟子論語曰懷其寶而迷其邦狗茲獨善良以於邑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於邑氣逆結不今遣行人具宣往下也楚辭曰氣於邑而不可止

不甚斷削然却
有勁氣

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

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孔叢

賢得待

想便輕舉副此虛心

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

腹

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

李康運命論曰張

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雉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淮南
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淮南
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
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逆之

書不盡言更慙詞費

六朝文絮箋注卷七終

六朝文繫箋注卷八

海昌許槿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 林羣玉琴南

望江何聲 芸耕鄰 參定

移文

北山移文

孔稚珪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

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李善注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

鍾山在今江寧府東北其先周

彥倫隨此後應
詔出為海鹽令
秩滿入京欲卻
過此山孔乃假
山靈意移之使
不得再至

此六朝中極難
繪之作鍊格鍊
詞語語精闕其
妙處尤在數處
字旋轉得法當
與徐孝穆玉臺
新詠序並為唐
人軌範

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也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不
隨孫盛晉陽秋曰呂
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
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度白雪一作以
方絜于青雲一作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
玉之白也長卿子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虛賦曰上千青雲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
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
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
衰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許慎曰
言其易也劉熙孟子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
注曰屣草屣可履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
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
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孫志祖曰呂向

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又案延瀨疑指延陵季子取遺金事論衡書虛篇云披裘而薪與此薪歌合韓詩外傳則以為牧者蓋傳聞異詞也豈期終始參至呂注所引蘇門先生事不詳出何書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

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

午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

贖何其謬哉蒼頡篇曰贖垢也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

阿寂寥千載誰賞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又曰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傲儻默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

造詣精博卻無一字拾人牙慧

將高潔一層極意形容下半轉入正面愈顯得灑然矣

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
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守陋閭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此顏闔之家也使人以幣
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
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
得矣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
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
一本吹草堂濫巾北岳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
作竊草專心養母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
幅巾屣屨幅巾屣屨情於好爵楚辭曰朝馳騫兮江皋周易
櫻嬰本字一作櫻誤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
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周易
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悼長往而談空空
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此段應先貞二

此下應後讀二

魏邈寄古真是
精絕

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

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比

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萐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

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嶽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水隱於宕山

能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

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

有其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睂軒席次袂簪筵上

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

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

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鈕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

說得何等短絳
仍是可憐

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

百里之首

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張英風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

為浙

道帙長擯

一作

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

訴控僂裝其懷。

過秦論曰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控僂於山陸

王逸曰僂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

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紜

一作

於折獄

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

為課也尚書王曰哀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

何校籙改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

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

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

王介甫喜誦此
四語以為奇絕
可謂先得我心

寫所以動移之
故字字入人肺
腑我聞此語心
骨悲

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
頓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收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
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
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
舉成公綏鷹賦曰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一作戶作
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伫至於還颺入幕寫
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一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
聞投簪逸海岬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疏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岬也摯
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
帶輶聲匿跡蘭蘭佩也
列壑爭譏攢峰竦諒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故其林慙無盡澗媿
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

移正面

延總不脫山
有勁氣完刻
筆端矣

不歇秋桂遣一作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

皋之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

今採其微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稚珪集訓

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

注曰謁告也謂告語今又促裝下邑浪棧上京楚辭

於人亦談議之流父鼓棧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浪雖情殷一作於魏

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楫也關或假步於山局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

高誘曰魏關象魏也說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蒙沙

文曰局外閉之關也本無恥書曰鬱陶乎余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

改蒙恥心顏厚有忸怩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問許

池而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

儉語破鬼膽

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瞑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孔安

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是書所錄為梁以前詩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卷一卷雖皆綺麗之作尚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靡斥之或以為選錄多闕閤之詩則是未睹本書而妄為擬議者矣

序

玉臺新詠序

晉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注玉臺以喻婦人之貞

徐陵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東海剡人也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老莊義既長博涉史籍

縱橫有口辨父摛為晉安王諮議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陳受禪加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文檄詔詰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每講筵商教四座莫與之抗目有清晴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遷至左光祿大夫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

吳兆宜注

依原本附錄顧樵徐炯徐樹穀樹屏樹聲樹本張尚瑗諸家注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

帝黃初二年築又曰燕昭

王好神仙仙人甘需與王登握日之臺史記秦本紀戎王使由余來聘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臨周書武帝既滅北齊詔曰偽齊或穿池萬戶千門運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

陳格疎綺繡
幾於赤城
千里霞矣

名妃淑媛聲妓
環環搜奇拱輿
了了若數指上
照紋

張衡之所會賦張平子西京賦曰開庭詭異門千戶萬周王璧臺之上

穆天子傳盛姬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日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日重璧之臺漢帝

金屋之中漢武故事帝為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阿嬌好否帝曰

若得阿嬌當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一作金屋貯之

匣漢武故事上起神屋於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花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鎗

鎗有聲又以白珠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為簾玳瑁柙之

西都賦注高惠景武昭帝充選掖庭後漢皇后紀論漢法常因八月

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後漢皇后紀論漢法常因八月

良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

者載還四姓良家北史魏文帝宏雅重門族范陽盧後宮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後漢明帝時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小侯非列侯

故曰馳名永巷史記范睢傳睢見昭王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名

也宮中有長巷故亦有潁川新市晉書明穆庾皇后美名焉後改名掖庭

姿儀後漢書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帝常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漢書光武帝紀伯升招新市平

林兵注曰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張正見詩調鷹向新市彈雀往睢陽河間一作

觀津三輔黃圖列仙傳曰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右手鉤卷姿色佳麗武帝反其手得玉鉤而手

展漢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家在清河親本號嬌娥左

早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中華古今

嬌女詩左家有嬌女皎皎頗白曾名巧笑注段巧笑

魏文帝宮人始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後漢書馬

作紫粉拂面好細腰宮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毛詩魏風摻摻

中多餓死補毛萇傳曰摻閱一作詩敦一作禮非直東鄰之自

摻猶纖纖也說一作詩敦一作禮非直東鄰之自

媒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

司馬相如美人賦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鬢蛾

眉皓齒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

不許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越絕書美人宮周

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兄弟協律

自一作小學歌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

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

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以延年

為協律少長河陽由來能舞漢書五行志成帝微行

都尉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琵琶新曲無待石崇

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琵琶新曲無待石崇

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

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

之聲故笙篴襍引非因一作曹植書孝武皇帝塞南

序之

越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
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云空侯取其
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是論也詩云傳鼓瑟

坎坎伐鼓是其文也樂府有曹植笙篴引
於楊家漢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得吹簫

於秦女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

去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漢武故事建章長

棟飛閣不由徑路漢書衛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帝

祓霸上還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帝起

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驪甚主因奏子夫

送入宮陳皇后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遂立為

皇畫出天仙闕氏覽而遙妒桓譚新論陳平為高帝

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
此必大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
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且如東鄰巧笑
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

來侍寢於更衣

上注見

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

莊子

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

妻而去之司馬相如好色賦花容自獻玉體橫陳漢武故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

甲帳其次為乙帳甲

陪遊駁娑騁纖腰於結風

記建

章宮中有駁娑殿拾遺記每輕風至飛燕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

陽阿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

飛燕外傳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嫔上

簿嫔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

妝鳴蟬之薄鬢

華中

容體性純粹可信不與飛燕比

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

照墮一作

馬之垂鬢

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

媚反插金鈿

龍輔女紅餘志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

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之文帝

黛痕欲滿脂最
微烘如沐膩粧
而出觀面

目曰玄雲黯靄兮金星出吳均橫抽寶樹後漢與服

詩蓮花銜青雀寶粟鉏金蟲南都石黛梁書天監中詔

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挂枝相繆一爵九華

黛眉留青日記廣東始興縣溪最發雙蛾古今注

中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魏宮人

好畫長眉令作北地燕脂古今注紉以紅藍花汁凝

蛾眉警雀髻燕脂塗之偏開兩靨曹植洛神賦靨輔承

作桃花妝之偏開兩靨權注靨笑靨權頰也亦有嶺上

僊童分丸魏帝顏脩內傳喬順二子師事仙人於棲霞谷服飛龍藥一九千年不饑故魏

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饑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兩三日身

輕生腰中寶鳳授麻軒轅漢書律麻志黃帝使洽綸

羽翼腰中寶鳳授麻軒轅取竹嶼谷制十二簫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漢書

注鳳鳥氏為麻正軒轅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

寅日紀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顧野王

甲子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詩妝罷

態怡思柔香濃
骨豔飄飄乎恐
留壓裙提不住
矣

二車之馬參注

九

金星出晉杜預曰婺女為己嫁之女織女為處女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張正見豔歌行裁金作小牕散麝起微黃酉陽雜俎近代妝尚牕如射月日黃星屬屬起微黃酉陽雜俎近代妝尚牕如論衡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驚史記注婺女四星天少府也主布帛裁製嫁娶驚鸞治袖時飄韓掾之香以北堂書鈔袁宏賦云舞迴鸞充辟以為掾充女於青瑣中見壽悅之與之通充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婢考問之婢以狀言充祕之以女妻壽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西京雜記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弟台德之先達兮解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漢外戚傳李玉佩以要之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憫焉圖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宋玉高畫其形於甘泉宮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

自五陵豪族至此總為佳麗如彼一語極意形容

試硯抽毫駢花佩葉有才如此那得不令人羨生如耶

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真可謂傾

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國傾城漢李延年歌傾城復無對無雙者也古詩為

妻作精妙加以天情一作晴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

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陸雲與兄平原書常案行並視曹公器物

書刀五枚疏翡翠筆牀無時離手藝文類聚傳玄曰漢末一筆之匣綴

以隋珠文以翡翠樹萱錄梁簡文製筆牀以四管為

一牀補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

筆牀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傅統妻芍藥花頌晨

潤甘露晝晞陽靈梁武帝新製連篇宜止蒲荷之樹

宛轉歌欲題芍藥詩不成

未詳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一作

德之辭魏文帝與鍾繇九日送菊書九為陽數而日

高會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晉書武帝左貴嬪諱
 芬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常作菊花頌
 曰英英麗質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耀金華其佳麗
 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芳為誄其佳麗
 也如彼其木情也如此既而椒房一作宮宛轉漢官儀
 居殿曰椒房以椒和泥塗壁故名温班婕妤
 暖而香辟除惡氣又取蕃實之義一作班婕妤
 好賦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絳鶴一作晨嚴
 離災三輔黃圖柘觀在上林苑絳鶴一作晨嚴
 集為陳六宮謝銅蠡書靜未詳按孟子以追蠡漢趙
 表鶴需晨啟銅蠡書靜歧注禹時鍾在者追蠡也
 追鐘鈕也鈕磨齧處三星未夕不事懷衾詩嘒彼小
 深矣蠡欲絕之貌也三星未夕不事懷衾星三五在
 東又抱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
 衾與初五日猶賒誰能理曲一休休言休息以洗沐
 也屏枚乘詩當戶理優游少託占逸詩孔子去魯歌
 清曲五曰為期優游少託占逸詩孔子去魯歌
 卒寂莫多閒漢揚雄傳京師為之厭長樂之疎鐘漢
 歲語曰離寂莫自投閒厭長樂之疎鐘官

作詩之由

儀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皇中勞中宮一作
后稱長秋宮三輔黃圖鐘室在長樂中勞中宮一作
之緩箭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輕身無
力怯南陽之擣衣庾仲雍荊州記秭歸縣有屈原宅
有一婦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蘇氏思之織雖
衣寄遠人文符壁時泊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
錦為迴文詩寄泊循環宛轉以讀之辭甚悽惋雖
復投壺玉女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為歡盡於
百驍一作嬌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爭博齊
姬未詳按晉胡貴嬪傳貴嬪諱芳喬之女也武帝心
賞窮於六箸楚詞曰琨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
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
一畫者謂之墨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

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國策蘇秦說秦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鬪雞走狗六博

六箸十二碁烏冑所作也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

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魏王朗與魏太子書萱草忘憂舉蘇釋勞

無以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一作麟閣三輔黃

閣在未央官左漢蕭何建以藏祕書散在鴻都後漢蔡邕傳邕對曰鴻

以示惟憂魏後漢元和不藉一作篇連章無由披

覽於是然脂暝寫魏志劉馥傳夜然脂照城外樹提

漆一作晨書撰錄一作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

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三秦記

開頭山至高陵縣而入渭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於是麗以金箱一作木

群金迷醉筆
明映唐人惟王
才安有此雕飾

北史齊衡陽王鈞嘗手裝之寶軸隋牛弘集請開獻
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書表劉裕平姚收
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三臺妙迹一作龍仲蠅屈
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札
之書謂之三臺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仲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洞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侍中
工八分篆草世以書聖稱以比龍蠅蟄啟仲盤復行
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
下端門桓玄偽事詔命平淮作青高樓紅粉古詩盈
赤縹練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盈樓上
女皎皎當窗牖娥娥仍定魯魚之文抱朴子書字之
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魚家典略芸臺香辟紙
寫帝辟惡生香魚家典略芸臺香辟紙
爲虎辟惡生香魚家典略芸臺香辟紙
蠹穆天子傳仲秋甲戌天子東靈飛六甲高擅玉函
漢武內傳帝受西王母眞形六甲靈飛
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凡封以白玉函鴻烈仙方長

木朝文彙箋注

卷八 序

圭

攀僂入骨

當令西子南威
滌几奉席安得
青琴絳樹拂卷
由相

推丹枕

博物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

之道可致按鴻烈

解今淮南子是

至如青牛帳裏

錄異傳武都郡立大特祠是大梓牛

神也今俗畫

餘曲未終

朱鳥窗前

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王母索七

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

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常三來盜我桃

新狀已竟方當開茲縹帙

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脩之晉中經薄盛書用阜

縹囊布裏書函中皆有香囊

縹帙

帙書也散此縹繩

一作細編劉向別錄孫子書以殺青

衣也

縹繩

緒也急就篇注

永對

既於書帷

漢書董仲舒傳孝景

織絲縷為之

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

末詳

按後

漢書明德馬皇后好讀春秋

漢和熹鄧皇后諱綏

太傅禹之孫也六歲能史書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

意

難問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傳夜則誦讀而忠其
謬誤選諸儒等詣東觀離校傳記又詔中官近臣於
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
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漢書實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之言帝及諸寶
不得不讀老子皆遵其術晉灼曰道家言治丹砂令
變化可鑄
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蜀志劉
為黃金
將軍車服飲食皆侈靡侍婢數十東儲甲觀流詠止
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於洞簫漢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官生甲觀畫堂為世
簫頌令後宮貴人
變彼諸姬詩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聊同棄日
左右皆誦讀之
晉陶潛戒子書見賢思
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猗與彤管詩靜女其變麗矣
香匳補玉篇曰匳盛香器也

六朝文絜箋注卷八終